

民国三大杀手



《民国三大杀手》内容提要

一位私塾先生，只身闯进十里洋场的上海滩，组织“斧头党”、建立“锄奸团”，拉起一支非党非派、非军非帮的队伍。于是斧起刀落，枪声不绝……

由革命叛徒，摇身一变，成了中统特务，又摇身一变，成了“76号魔窟”的窟主。暗杀报人，血洗银行，绑票敲诈，持枪劫掠……最后，半个牛肉饼送了他的狗命……

投靠黄金荣，效忠蒋介石，凭流氓手段起家，靠密探暗杀发迹。战场、官场、情场、赌场都留下他的杀绩血债……

本书选用丰富的史料，客观翔实生动地记述了民国三大杀手——王亚樵、李士群、戴笠的生平及其重要的人生片断。本书还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民国时期的政治内幕。

作者：王建平 姚燕平 史振中

目 录

暗 杀 王——王亚樵小传

引言	(1)
脱去青衫换戎装	(2)
风流上海滩	(5)
乱世四结义	(15)
警察厅长街头毙命	(21)
招商总办楼前升天	(25)
蒋介石庐山遇刺	(32)
宋子文车站逃生	(38)
“铁血锄奸团”在行动	(43)
“祝捷”会上爆炸声	(51)
“少帅”惊魂	(55)
国联代表藏身浴缸	(60)
戴笠求和	(65)

叱咤闯关	(75)
汪精卫倒在血泊中	(86)
辗转南国	(96)
侠骨情肠	(106)
北望延安	(117)
壮士遗恨	(126)

杀人魔窟的魔王窟主

——汪伪特工总部头目李士群

引言	(136)
李代桃僵初试刀锋	(137)
卖身投敌充当汉奸	(141)
收污纳垢纠集党羽	(147)
合流汪伪营造魔窟	(154)
血雨腥风箝制新闻	(160)
助汪“开张”献媚效忠	(166)
特工对垒血肉横飞	(173)

倚靠后台跃居前位	(183)
横行肆虐残害民众	(191)
血洗银行屠戮无辜	(199)
配合日寇反共清乡	(204)
谋权夺利野心膨胀	(208)
得意忘形触怒主子	(213)
四面楚歌主随仆死	(218)

血 海 沉 浮 录

——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小传

荒废学业 浪子连受挫	(228)
闯荡上海 初交青洪帮	(236)
更名换字 雨衣献忠诚	(244)
忍辱吞声 戴笠新得宠	(252)
舍义取忠 把兄弟反目	(260)
汉奸毙命 特务开杀戒	(267)
滥杀无辜 血染上海滩	(273)

费尽心机	矛头对中共	(279)
利用叛徒	巧破“西人案”	(286)
千里追捕	诱杀王亚樵	(293)
西安惊魂	冒死救昏君	(301)
浴血抗战	淞沪再逞雄	(308)
排除异己	身手大不凡	(315)
忙里偷闲	枭雄纳美人	(324)
坐失良机	汪逆又叛逃	(333)
制造冤狱	志士多牺牲	(341)
好梦成真	巧计得胡蝶	(348)
大显神通	争抢胜利果	(357)
兔死狐悲	老蒋哭戴笠	(364)

暗 杀 王

——王亚樵小传

引 言

这是一张王亚樵的照片：中等个头，脸色黑黄，双颊清瘦，戴一副镀着金边的玳瑁眼镜……。照片中的秀才形象，使人很难相信他就是民国时期蜚声海内外的中国暗杀大王。

然而就是这个王亚樵，身掖双枪，智勇双全，率领他的“斧头党”党徒，神出鬼没，东杀西砍，在上海滩，在南京城，在武汉、广州、香港……，杀出一道道血路，制造出一件件震惊中外的暗杀大案：蒋介石两度遇刺；汪精卫身中三弹；宋子文死里逃生；张学良险遭爆炸；淞沪警察厅长徐国梁毙命街头；日本侵华军最高司令官白川大将血肉横飞……

一时间，“暗杀大王”、“名人克星”、“支那魔鬼”等种种绰号集于王亚樵一身，蒋、汪、日纷纷派出杀手四处追杀他。这位神奇而风流的暗杀王，终于因情人的受骗出卖，于1936年在广西梧州被国民党军统特务杀害，年仅47岁。

关于王亚樵，人们众说纷纭，褒贬不一。“杀敌无罪，抗日有功。小节欠俭点，大事不糊涂”，这是中国共产党一位领导人当时对他的评价。让我们回首半个世纪，在风云变幻的民国历史背景中，去认识这位壮士，去重观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幕吧。

脱去青衫换戎装

1889年，农历的正月十五日，地处安徽合肥北乡的王小郢村，乡民们正闹着花灯庆元宵。鞭炮声、喝彩声、欢笑声中，农民王荫堂家传来了一阵新生儿啼哭。王荫堂世代务农，他本人粗读诗文，兼行医术，在乡里小有名望。他喜得长子，乡邻们纷纷前来道贺。王荫堂和其妻梅氏更是喜不自禁，为爱子取名亚樵，字九光。

亚樵自幼聪颖，7岁时，父母将他送进邻村私塾，并取别号擎宇，对儿子寄予了无限的期望。

亚樵不负父母的重望，日夜苦读，加之聪慧过人，因而学业优异，颇得私塾先生的夸奖。13岁时，父母又将他送到离家30里路的对河张村，继续拜师攻经史，习书法。

寒往暑来，三年过去，亚樵已是饱读史书的少年了，这年，他辞别家人赴庐州书院参加府考，因未及弱冠，只得以童生身份应试，没有及第。他快快不满地回到家乡，在本村人开办的教馆任教，招收学生20余人。

身着青衫，手执教鞭，不被日晒，不愁饭吃，在种田汉眼里是很自在轻闲的生活，他们很羡慕王家出了一位先生。但是17岁的王亚樵，少年志高，他不甘心当足不出户的“孩子王”，他向往轰轰烈烈的生活，他要出去闯世界。

这年，来了位赵武师，在乡里开设武馆，广纳门徒。赵武师不仅武艺高强，而且见多识广，颇受乡民敬重。王亚樵经常

到武馆求教，还请赵武师到家畅饮倾谈。

一日，王亚樵提出要同赵武师比武。赵武师开始笑而不语，尔后说：“先生你先比试几套给我看。”

于是王亚樵脱去青衫，将乡间学到的无宗无派的拳脚比划一番。赵武师看罢，笑道：“先生套路倒是顺畅，但左右周旋，满片花草，花拳绣腿而已。我闻先生自幼张弓射弹，臂力过人，且射法精确，依我之见，不如单练枪法。”

王亚樵觉得赵武师说得有理，于是每日张弓引射，半年后，练就了百步穿杨的神射本领。

此时的中国，反清、反帝、反封建运动风起云涌。王亚樵身在乡间，心却时时关注外面的世界。他与赵武师一道，同合肥青年学生许习庸等人取得联系，成立“正气学社”这个秘密反清组织，并很快结识了吴躅谷、柏文蔚等革命党人。1808年，19岁的王亚樵经吴躅谷等人的介绍加入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王亚樵辞别了教馆，到友人李元甫开设的团防局任司书一职。他参加反清活动愈加积极了。

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这一年，孙中山任命柏文蔚（烈武）为安徽都督。王亚樵、李元甫等人立即与柏文蔚接洽，在合肥李文忠公祠成立庐州军政府，李元甫任司令，王亚樵任副司令。军政府成立后，宣布庐州独立，撤销清廷一切官吏，并集资购买了枪械，形成了有一定规模的地方武装。他们还决定威逼李鸿章家族的总管刘东山交出李家在合肥的一些钱庄，作为购置军火物资的资金。

然而，就在这时，同盟会上海总会也派孙万乘（品骥）在合肥大书院成立军政府。孙万乘苦于经费短缺，也看中了李家的财产。当孙万乘听说李元甫、王亚樵等人想捷足先登后，十

分恼火。一天，他派人送信请李元甫、王亚樵、赵武师等人晚上到大书院赴宴。那天王亚樵恰巧外出未归，李元甫、赵武师等人应邀前往大书院，即遭枪杀。孙万乘随后派出武装捣毁庐州军政府，收缴枪械，捉拿王亚樵。王亚樵闻讯连夜逃往全椒，避于山野数月。

次年2月，王亚樵逃亡到南京，加入了社会党。社会党拥护共和，抵制君主立宪，支持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竭力宣扬民生主义。他回到安徽，奔波于巢县、合肥、怀宁、芜湖、全椒、滁州一带，宣传社会党“锄强抑暴、铲富济贫”的主张，发展社会党人20余万。王亚樵任社会党安徽总部负责人。

1913年，北洋政府委派的安徽督办倪冲任走马上任。倪指称社会党为“乱党”，下令捣毁社会党安徽总部。他派兵包围了正在开会的社会党人，王亚樵机智逃脱。不久，王亚樵率领友人出走上海。

踏入上海滩，王亚樵隐姓埋名，日作苦工，夜宿街头。他找到同乡、革命党人柏文蔚，并在柏文蔚的引荐下，于1915年在上海环龙路四十四号晋见了孙中山先生，聆听了孙先生的教诲。不久，他加入中国革命党。

加入革命党后，王亚樵以空前的热情投入反军阀斗争和讨袁护法运动。他对段祺瑞等人深恶痛绝，上书孙中山，建议轰炸北京政府，杀死段祺瑞，夺取政权，再造共和。同时他亲自在上海吕班文德里监制炸弹，准备行动。不料试制过程中发生爆炸，他的好友余亚农被炸伤。他的粗鲁举动受到孙中山的严厉批评，孙中山指出：“锄杀非革命手段，只有唤起民众，发展国民武装，才能推翻北洋政府。”

1917年，王亚樵随孙中山南下广州护法。嗣后，奉命回上海发动工人、市民集会，通电拥护孙中山就任大元帅。护法运

动失败后，王亚樵又追随老同盟会员韩恢（复炎）反对江苏军阀李纯。

李纯屯兵江苏，称霸一方，无恶不作。韩恢、王亚樵在江苏苏北洪泽湖一带组织军事力量，准备进兵南京，惩处李纯。老奸巨滑的李纯探听到消息后，派重兵包围了韩恢、王亚樵等人设在鸡公山的总部，韩恢被擒遭杀害，王亚樵逃回合肥老家。

在老家避过风头，王亚樵又前往安庆，组织安徽民权协进会，开始了反对安徽军阀张文生的斗争。安徽军阀张文生，时任安徽省省长，他贪污腐化，不顾皖人疾苦，在安徽各地遍设关卡，剥削百姓。王亚樵等人组织的安徽民权协进会，提出“军政分治，武人不得干政”的口号，一面号召市民、工人、学生一致参加反对张文生的军阀专政，一面致电北京政府，要求皖人许士英回皖担任省长。北京政府迫于民怨，只得派许士英南下主持安徽政务，免除张文生的省长职务。张文生下台后，恼羞成怒，欲派人暗中捕杀王亚樵。王亚樵闻讯化妆登轮，再次出奔上海。

风流上海滩

再度踏入上海滩的王亚樵，广交安徽同乡。当时，在上海做工的安徽人很多，他们经常受到资本家、地痞流氓和各色帮会的欺压和讹诈。王亚樵慷慨好义、大胆任侠，又刚直倔强、疾恶如仇，遇到同乡工友被人欺压，便挺身而出，报仇雪恨，因

此很快在同乡中有了声名。为了更好地维护皖籍工人的应有权益，1921年春，王亚樵等人组织了“安徽旅沪劳工工会”，不到3个月，便有上万名皖籍工人报名入会。

一次，“安徽旅沪劳工工会”一名会员因工资结算不合理，与工头发生口角，被打得头破血流。王亚樵闻讯后，当即派人到铁匠铺做了一百把板斧，挑选一百名精壮勇猛的会员，浩浩荡荡找工头去算帐。一路上，“斧头队”威风凛凛，喊声震天，数千市民尾随其后，顿时交通堵塞，议论四起。从此，上海报界及市民把王亚樵的“斧头队”称作“斧头党”，“斧头党”的威名开始在上海滩传扬开来。

王亚樵领着“斧头党”冲进工厂，厂老板见状吓得面无血色，慌忙捧出五百块大洋给挨打的工人作医疗费，那位打人的工头则趴在地上磕头求饶，半日不敢抬头。

经过如此几次较量，“斧头党”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砍出了势力。街头巷尾谈“斧”色变，就连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帮会头子也害怕三分，告诫门徒们“千万别惹这伙亡命之徒，惹不起躲得起”。

“斧头党”威名远扬，王亚樵更是声名大震。这位从安徽田野走出的泥腿娃，开始在百里洋场的上海滩极尽风流。

当时，上海滩有个名叫白筱钰的京剧旦角，虽艺技一般，但天生丽质，颇为王亚樵青睐，他决意捧出这个女优来。一次，春江大戏院上演京剧《西风烈》，王亚樵得知一位税官将去为主演的坤角捧场，便派人扛去两麻袋洋钱，要与税官比个高低，把坤角贬下，将白筱钰捧出。

戏幕拉开，坤角亮相刚唱一段，税官雇来的人即哗然起哄喝彩，王亚樵令门徒们大喝倒彩，压倒对方。待配角白筱钰上场，还未亮相，王亚樵的门徒们便齐声高叫“好……！”立时，

台下掌声雷动，喝彩声此起彼伏。

白筱钰在一片喝彩声中移步后台，王亚樵的一位门徒大喊一声：“白小姐留步，九爷（尊称王亚樵）备有洋钱两麻袋在此，他老人家今晚只听白小姐的独台戏，将那《风声紧》唱他十遭二十遍，所需费用尽管从麻袋中取就是了。”

这喊声将台下看客震住了。只见几名彪形大汉抬着两只大麻袋上了戏台。剧场老板见状赶紧跑下台来，躬着身子给王亚樵请安，说：“九爷疼爱白筱钰，只管让她唱，何必破费啦，九爷给五块钱场子费就足够了。”

整个一晚，白筱钰出尽风关。台下众客山呼雷动，那位税官也只得满脸堆笑地使劲讨好。第二日，报纸刊出《王亚樵两袋洋钱捧角，白筱钰半句唱腔走红》的新闻，白筱钰于是红透了上海滩。

随着会员人数的增加，王亚樵将“安徽旅沪劳工工会”改组为“安徽旅沪同乡会”。为了扩大地盘，增加会中收入，决定在极司非尔街开设一个铁器场。谁知开张刚几日，警察便找上门来，以扰乱安宁为由，要求铁器场搬迁。王亚樵门徒不肯，与警察发生冲突，被抓到警察分局去了。

第二日，警察分局局长亲自押着打人的门徒来找王亚樵。王亚樵一看大怒，命令“斧头党”成员围住分局长和警察大打出手，将门徒夺了过来。打完了，王亚樵慢腾腾地坐下来，拖着长腔问到：“局长大人光临敝会，有何贵干呀？”

分局长被打得鼻青脸肿，早已威风落地。他抹去嘴角的血迹，求饶似的说：“王先生，要是在背荫处你打我我认了，可在大庭广众之下打我堂堂局长，太不给我面子了，这是妨碍公务呀。”

王亚樵见他可怜相，冷笑道：“公务？你那点鸡巴公务在我

看来如同小孩游戏。贪官污吏你管不管？杜月笙开豪华妓院你管不管？洋人贩鸦片你管不管？老子的铁器场就是不搬，谁想让我迁场，先问问它答应不答应！”言毕，从腰间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小斧头，唰地一声，小斧头不偏不倚，稳稳地凿在院门横框的正中位置上。

分局长目瞪口呆，心惊肉跳，随后领着警察们缩着脑袋走了。

事后，王亚樵得知原来是住在铁器场隔壁的颜料行的张老板嫌铁器场太吵，仗着与分局长私交甚厚，要求警察出面干预的。于是，王亚樵对那位张老板很是恼恨，决定对张老板进行报复。

他派一位门徒来到张老板家，提出要买下张家住宅作工人宿舍。张老板正苦于隔壁铁器场整日叮叮咣咣，见场里提出买房，心中暗喜。但他故作为难，想乘机敲诈一笔。便说：“我这是祖传私宅，不好变卖。若你们确实需要，我只好忍痛割爱。这样吧，这房共有16间，占地四百多平方米，你们拿出二万五千元来，少一分都别谈。”

门徒道：“九爷说了，你这房只值八千，多一分也不给。”

张老板一听傻了眼，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好端端的房舍，庭院阔大，芳草萋萋，树荫遮日，红砖灰瓦，只值八千？他半晌才哭丧着脸说：“这房子我不卖了。”

门徒回来如实向王亚樵汇报，王亚樵冷冷说道：“我倒要看看，是他姓张的钢火硬，还是我王亚樵的手腕硬。”

几天来，铁器场工人们日夜不分，锤声震耳，热闹异常，把张老板吵得昼夜不宁。张老板派人过来，商讨将房以一万五千元的价钱卖出，但王亚樵的门徒回答是：“上次给你八千，你嫌少不卖。我们九爷讲了，这次只能给你五千，多一分也不买！”

张老板又一次傻眼了。五千元？别说房，就是地也买不到呀。视财如命的张老板当然更不肯卖出。

王亚樵见一计未成，又召集门徒面授第二计，一定要把张宅贱价买进，让他领尝告警察逼我迁场的苦头。

一日，张老板如平常一样携妻儿坐上汽车出去，家中只留一个年轻的小老婆和几个佣人看家。这时，张宅门前走来一个面皮白净，风流倜傥，仪表堂堂，西装革履的大学生。他捧一本书做浏览状，又做沉思状。一连几日，日日如此。张老板的小老婆年刚 20，春情荡漾，见小伙子如此英俊而有学识，便日日登楼在窗前窥视，并不时飞出几个媚眼。十几日过去，她干脆出门与小伙子攀谈起来，后来索性请小伙子进家倾谈。很快，二人成了密友。几个晚上，小伙子在门外大喊张老板小老婆的芳名，邀她去看戏、逛公园。接着，小伙子的情书雪片似地飞进张宅，电话一日数次地打进张宅。张老板羞恼并加，狠揍了几次小老婆，令佣人对小老婆严加看管起来。但情书依旧、电话依旧，扰得他白日无心做事，晚上安寝不得。此时，邻里们议论纷纷，“绿帽子”一顶顶向张老板飞来。张老板欲辩无言，欲哭无泪，为保全“名声”，只得以五千元的价钱割肉般地将私宅出卖给王亚樵的铁器场，移居他处了。

其实，那位大学生是王亚樵出钱雇来的。王亚樵设计报复了张老板，解了心头恨。

王亚樵风流于上海滩，自然使上海滩头旧有的帮主们不快。虽然，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人持着“井水不犯河水”、“惹不起躲得起”的原则，告诫手下门徒尽量避开“斧头党”，不与其惹事生非。但同在上海滩混日子，双方门徒间磕磕碰碰的事总免不了。久而久之，也生出一些纠葛来。于是，王亚樵与黄金荣两人有了一次交锋。

那是在1924年。当时，黄金荣以其非凡的手腕和对洋人的高超马屁功夫，由法租界巡捕的捕快，升为探目，最终成为法国租界公董局的少将顾问。上海滩的流氓们也鸡犬升天，由下九流变为“上等人”。黄金荣的流氓事业得到很大的发展，并与工商界、赌博界和妓女界密切结合，组成了一个既庞大又严密，既有势又有钱，既白天生产，又夜间经营的光怪陆离的黑社会体系，黄金荣本人经营的大世界、共舞台等游艺场，更是这个黑社会最典型的场所，集色情、赌博、欺诈等丑恶的玩人玩钱手段于一体。

当时，共舞台有个坤伶名叫露春兰。她曾拜黄金荣为先生，妩媚动人，唱功极佳，名噪一时，场场客满。黄金荣见露春兰色艺双全，日益走红，便不顾师生之名份，先是连骗带逼地占了她的身子，不久又强纳为二房。

王亚樵对于露春兰的演艺十分欣赏，多次为其捧场，并派人向露春兰送过花。见黄金荣依仗淫威，强行独占露春花，很是不满。但黄金荣是上海最大的青帮头子，根深蒂固，势力比自己大得多，既有外国主子撑腰，又有军阀政府庇护，明斗是不行的。他几经思谋，决计借他人之手，来教训教训黄金荣，杀杀他的威风。

那时，皖系军阀卢永祥率师挺进华东，虽驻守杭州，但仍经常插手上海，想把上海揽入他的势力范围。

卢永祥有个儿子叫卢小嘉，是有名的花花公子。他年轻好胜，风流倜傥，极善拈花惹草，对各地名伶有一占为快的性欲。他听说上海共舞台正演时装剧，美貌女子短衣露胳膊露腿，甚是好看了，于是带一班随从从杭州赶到上海，准备大饱眼福之后再弄几个名伶玩玩。

演出开始。台上灯光突然变暗，黑暗里出现一缕亮色，这

亮色渐渐放大，一个盛装丽人款款步上台来。她水目玉齿，黛眉凤眼，身段妖冶，风情万般，令卢公子魂飞魄散，呆如木鸡。

“这就是露春兰，共舞台的台柱，黄金荣的小老婆。”随从轻声对他说。

此刻的卢小嘉，屏声静气，双眼一刻也不眨地盯着露春兰，如醉如痴。走遍各地，寻遍各处，他还从未见过这般勾人魂儿的尤物。他不耐烦地向随从挥挥手，说：“什么黄金龙白金龙，我要看的是露春兰。”

露春兰在台上边唱边扭，一个转身，那身铠甲般的戏服便变戏法似的没了踪影。转过身来，只是一身月白色的旗袍，紧裹着那丰满而窈窕的玉体。卢小嘉双目如针，从上到下刺遍露春兰全身。猛然，灯光微暗之后映出一片玫瑰色，露春兰双臂舒展，旗袍飘然坠地，身上只剩下件薄如蝉翼的欧式短裙，隐约可见波浪起伏，珠峰颤动。此刻，剧场内喧哗连天，喝彩声雷动，观众的情绪达到高潮，花束与洋钱飞向台上。

露春兰越发得意，表演更加卖劲。卢小嘉和台下观众的眼睛寸步不离地盯着露春兰压在胸前的玉手，期待她玉臂飘扬，剥去最后一层丝绸。露春兰的一个手指已经勾住了胸口处一条丝带，眼看就要扯起，众人的心刷地一下提到嗓子眼上，卢小嘉的双眼几乎就要瞪出眼眶。

就在这时，后台冲上来一个老生，一段道白如凉水向台下泼来：“顽皮的小女子，不在房中温习功课，前来花园做甚么？”那演女学生的露春兰倏地一惊，挽起旗袍，飘然向后台离去。

卢小嘉大扫其兴，恨不得上台前把那老生揍死。明知是戏，但他还是企望戏能成真。第二天晚上，他又早早坐进共舞台，等待开戏。

一连几天，卢小嘉场场必到。他又是抛花，又是喝彩，极